

劉再復：用心

陳穎斯



「我覺得，一個比較完整的知識分子，不應該光用頭腦生活，還要用心靈。做學問一般是用頭腦，所以我要寫散文，用心靈去感悟世界。」這番話完完全全顯示出劉再復老師是一位重視心靈寫作的學者，機械化地以學術研究為本，或是極端地憑空去創作文學，都不是劉再復。他重視的，是呈現真實的心靈。

劉老師是位生活經驗豐富的作家，因此他能建立堅實而深厚的寫作風格，寫出真摯動人的作品。經過文化大革命後，劉老師便移居美國，分別在芝加哥大學、科羅拉多大學、斯德哥爾摩大學、卑詩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和客座教授。除從事教育外，劉老師對寫作更是孜孜不倦，著有多部學術著作和散文集，如《劉再復論文集》、《潔白的燈心草》、《尋找的悲歌》、《放逐諸神》、《漂流手記》、《獨語天涯》及《共悟人間》等。看他的作品，令人不禁詫異他閱讀事物的透徹，彷彿不止用文字去表達，而是用心去呈現。

在訪問劉老師的前一夜，我正在看《獨語天涯》，讀到這一段：「我曾經在最愛我的祖母逝世時哭過長夜，曾經在故鄉的大森林被砍成碎片時哭過長夜，曾經在看到慈祥而善良的老師像

牲畜一樣被趕進牛棚時哭過長夜，曾經在殷紅的鮮血漂向大街時哭過長夜，曾經在被拋入異邦之後面對無底的時間深淵哭過長夜，我還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煉獄，胸中擁有許多煉獄的灰燼。我應當擁有獨語天涯的資格了。」當時我的內心動盪不安，相當感觸。雖然在香港生活的我不曾經歷文革，不曾目睹「牛棚恥辱」，但卻深受劉老師的內心深處的獨語喚醒自己的民族意識。感觸，在這個時候該是一種本能吧！我想，能如此坦蕩蕩而不矯揉造作地表現自己內心的作家，他該是一個流露真性情的人吧！用文字去抒發尚且如此真摯，面對面地交談相信更深刻。

到了訪問的時候，與其說是訪問，倒不如說是一次暢所欲言的談天。對於我的問題，劉老師並不是「交功課」似地回答了便算。他時而娓娓道來，時而鏗鏘有力，就像師生間的交談，就像一位老師在教導著他的學生。

既然面對著經驗豐富的學者，我當然不會錯過「請教」的好機會。一直也認為香港的青少年抗拒文學、對閱讀沒興趣是因為他們覺得文學是艱澀難懂的，於是這使他們卻步，遠離文學之門。我就在想究竟有甚麼作品是可吸引青少年，讓他們通向文學之路的呢？劉老師雖沒有說出任何一部作品來回應我的問題，但他的看法卻很誠懇。他慢慢地說：「首先我有一個看法，我們不應該先尋找非常好懂的，然後我們才去看。甚麼是好懂不好懂呢？每個人的定義也不同，就像《紅樓夢》和莎士比亞的作品，或者是不好懂，但也要去看，重點是你搞文學就要進入經典作品的世界。它們經過幾千年的時間洗滌，透過歷史呈現出來。這些東西儘管艱澀，但我們不能不懂。哪怕開始有點困難

有點難讀，也要走進去。讀進去，就發現它們的語言有魅力，真正的厲害。」說來也是，文學又不是糖果，我們用不著以拿它去逗小孩，吸引他們來吃。重要的是，閱讀者有沒有進入文學世界的心。你想到甚麼境界，就選擇看怎樣的書。文學，從來都是自由的。

關於閱讀難澀作品，劉老師還舉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福克納的例子，劉老師說福克納雖然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但也認為喬伊斯的《尤里西斯》(由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選編的《世紀之書》選出的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排名第一位)十分難讀，但福克勒認為只要抱著拜讀的心情，如同讀聖經那樣，就能看進去了，於是他才能把《尤里西斯》看完。劉老師說：「改變態度和心情就能讀進去了。很多難讀的作品都能讀進去。」說到這裏，我倆都不禁會心微笑，不約而同地說「態度是最重要的」

說到對文學的態度，我也不禁想起文學在這個社會的價值和重要性。這也是我一直深思的問題。劉老師認為文學的重要在於三點：一是心靈、二是想像力、三是審美。人類充滿困境，有兩個狀態，如果平淡的生活是第一個狀態的話，那麼文學便讓人進入第二個狀態，一個更詩意的狀態。可以這麼說，有了文學，我們的生活就更美好。

話雖如此，文學雖令生活更美好，但不等於它被捧得高高在上，特別神聖。就像近20年來，中國文學也是遭人抨擊的。有人甚至說中國近20年是沒有文學的，我詫異到底是人們對文學的定義太狹隘，還是中國的文學變得「不像」文學呢？對於這個

問題，劉老師的看法倒很客觀。他有感這樣的批評太籠統，因為我們看文學不應單看一個年代、一個時代，一個朝代。他認為中國近20年不是沒有文學的，就像今年城市文學節的嘉賓閻連科也是非常優秀的，他的《受活》也是近20年內創作的，非常精彩。還有高行健，他的作品也是中國文學的範疇，很了不起。

近年來的中國文壇總是具爭議性的，除了「近20年沒有文學」的偏激批評外，中國有些新生代的作家更被批評「為寫而寫」，作品偏向無病呻吟，但是他們卻很受年輕人的追捧。對此，我倒想看看身為前輩的劉老師有甚麼看法。「這個我們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。我們過去老是有一個觀念，就是寫作一定是為了甚麼偉大的政治目標，但現在的作家有為藝術性而寫，有為寫而寫，亦可以，只是精神境界可以高一點。他們寫詩，沒有詩外的目的，寫小說沒有小說外的目的，只是把真實的，真正的情感表達出來，亦可以。如果人真的是有病的，呻吟一下也是可以的。有病呻吟沒甚麼不好。只要不是無病呻吟就好了。」劉老師娓娓道來，令我看到他的包容性和幽默感。

在《獨語天涯》一書中，劉老師曾引用德國作家圖霍爾斯基的話：「說謊必須前後一致，而說真話則可以斷斷續續……」那文學作品到底是偏向前者還是後者？劉老師堅定地回答：「後者。」他堅持文學應該自然地把內心的話說出來，所以是斷斷續續的。但謊話是要編的，所以看似「完整」。他的答案令我感受到他對真實和真摯的偏愛。沒有了真實的感情，相信再好的作品也會變得空洞。

既然「真實的感情」在老師眼中如此重要，相信每位作家的生活也可累積為寫作的題材，成為很好的經驗吧！劉老師對此非常認同，他鏗鏘有力地說：「經過大起大落，大苦大難，我和高行健，都是磨練出來的，經過文化大革命，中西方的生活，經過很多波折，挫折，對寫作都是有幫助的。」他又以陶淵明和曹雪芹為例子，前者從平凡中領會新思想，於是農舍和炊煙在他的作品中也別有一番味道，後者則從落泊和艱苦的生活中寫出巨著。

談了文學的話題，也很想知道劉老師對電影的看法，畢竟文學和電影的關係十分微妙。劉老師笑言電影該保留文學的語言味道和語言美。他特別偏愛金庸的，因為保留了「金庸味道」。當他說完後，我立即聯想到他在《獨語天涯》中的一段獨白：「我在鏡子前看到的自己是完整的，不是碎片，也沒有裝飾。這是生命的原版。」劉老師實在是個不愛過份修飾，保留真實韻味的人。猶記得訪問時他的太太在一旁等著他，因為當時已到了午飯時間。不過劉老師豪邁地說「先做訪問吧！」看到他投入地回答我的問題，真情流露，雙目現神采，我想只有一位深愛文學、且用心對待文學的人，才可有這份神采吧！